

【姬屋藏郊】偷香窃玉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4700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47009](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47009).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8 of 姬屋藏郊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9-26 Updated: 2023-11-08 Words: 18,166 Chapters: 6/?

【姬屋藏郊】偷香窃玉

by Anonymous

Summary

代发，作者：鱼

看题目就知道不是一篇正经文

民国AU，留学归国二少爷姬发X冲喜哑巴小嫂嫂殷郊

有考彪提及，两对都是1V1双洁

第一次尝试写民国，纯练手文，大家切莫抱太大期望！

Chapter 1

秦淮河，一桨轻橹摇开了金陵的千年繁华。

画舫之上一顶红呢软轿，颤悠悠地将殷郊抬进了姬府。

姬家老爷子姬昌年轻时跑码头下南洋，拿命拼将出这丰庶家私。只是人常说杀伐过重殃及子孙，自打年前姬家大公子伯邑考便缠绵病榻，大夫人太姒是延医问药求神拜鬼都不见好。

后来宝华寺主持渡厄告诉太姒，城东殷家的儿子殷郊命格与大公子最是相宜，娶进门冲一冲，大公子的病自然就好了。

殷郊是个小双，幼时罹祝融之祸，一场大火将殷家几十口人烧了个干净。殷郊侥幸保全性命却再也不能开口说话。现如今城东的青墙黛瓦都有烧灼残留的灰迹。

姬府择了个良辰吉日，备三书六礼将殷郊迎进了门。殷郊无父母宗亲，这顶鸾凤腾云的喜轿，轻而易举地抬起了他的全部。

大红薄纱罩到头上，满目耀眼的喜庆。殷郊捏着团花红绸，踮起脚尖跟随喜娘亦步亦趋地走着。姬府大门威严阔挺将殷郊清癯身姿吞成一个红点。

伯邑考病重难以起身，喜娘按着一只翅翎鲜艳的大公鸡陪殷郊拜了堂。透过一片朦胧的晕红，殷郊对着大夫人那双绣祥云牡丹的锦鞋磕下头去。

堂前依旧推杯交盏丝竹声乐，洒在地面的月辉也被高悬的红灯笼映成绯色。秦嬷嬷将殷郊引到喜房内，推开门，满室萦绕药香。

喜娘照本宣科地说几句吉祥话，因伯邑考身子不便，合卺结发撒帐一概免了。殷郊只觉头上一空，戴了一天的红盖头被揭走，他这才看清床上之人，他名义上的夫君——伯邑考。

朗眉星目难掩病气，芝兰玉树之姿被药汁淘遯不逮。刚才揭盖头似乎用尽他全身力气，此刻正伏在床头剧烈咳嗽，苍白脸颊染上一层病态的潮红。

“少奶奶既进了姬家大门，自是应该以夫为天。如今大少爷正咳得难受，还请少奶奶仔细伺候着！”秦嬷嬷嘴上恭敬无比，却眼鼻朝天不肯给殷郊一个眼神。她是伯邑考大夫人陪嫁丫鬟，府里下人都对她礼敬三分。

殷郊讷讷起身，连忙倒了一盏茶，怕烫还用力吹了吹。伯邑考歪在床头艰难啜饮一口，便阖目小憩。红烛高影投在他苍白的肌肤上，眼底是一层浅青的乌圈。殷郊扯起袖口替伯邑考擦走额头细密的汗珠。

秦嬷嬷在喜床上铺了一层绣莲子石榴的洁白喜帕，剐了殷郊一眼就领着一众丫鬟退出房门。屋内只剩西洋钟单调悠长的走表声。

自鸣钟正点报时的声音惊破沉默的二人，月移星分夜色深沉，殷郊回想起成亲前喜娘的教导，咬牙缓缓脱去红绣襦。赤红鸳鸯里衣在烛火下泛起莹润光泽，殷郊红着脸，葱白的手指按住盘扣欲解。伯邑考此时睁开眼，轻声说道不必。

殷郊的手指还停留在攢花盘扣上，他茫然地望向伯邑考。大红喜服下的伯邑考身如修竹，他撑起手臂往里挪了挪身体。“你也累了一天了，今夜早些歇息吧，明儿早还得去给爹娘敬茶。”

殷郊张张嘴用口型说了句谢谢。龙凤喜烛业已燃烧殆尽，融化的蜡泪簇在案台上，灯火幽暝，也不知道伯邑考看清没有。殷郊像只小猫一样蜷缩身体，只敢睡在床角。

翌日殷郊是被人推醒的，伯邑考喝完药正往琉璃盏里吐漱口水。殷郊揉揉酸胀的肩颈，颇为茫然得望向一脸不悦的秦嬷嬷。

“少爷都醒了少奶奶岂有睡懒觉的道理。请少奶奶速速梳洗随我去正厅给老爷夫人敬茶。”

殷郊匆忙起身简单收拾一番就步履匆匆跟着秦嬷嬷往正厅赶，身旁跟着一对模样周正的丫鬟。台阶上残留清晨洒扫的积水，殷郊脚一滑差点摔倒，好在左边丫鬟抬手扶了一下帮殷郊稳住身形，殷郊朝她笑笑，小丫鬟脸若银盆，见殷郊笑也跟着眉眼弯弯，颇为可爱。

“少奶奶怎么连路都走不好，待会去了老爷夫人面前可别丢丑。”秦嬷嬷转头睇了殷郊一眼，右边那个身形高挑吊梢斜飞的丫鬟捂嘴噗嗤小楼出来。

姬府正厅里设泼墨屏风、行草垂幅，红檀木桌上摆青花瓷瓶，内里插着菖蒲绿梅。太姒端坐在红梨木扶手椅上，旁边姬昌的位子空空如也。

旁桌上摆有茶罐、炭篮、滓盂等一应茶具，炉火正旺，铜炉嘴冒出袅娜热雾。秦嬷嬷轻咳一声，殷郊立马上前，用瓢杓舀出些许茶叶投于绿泥薄盏中，三遍热水洗去浮色，毕恭毕敬走到太姒面前，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

太姒身穿靛青弹墨袄裙，披绣兰漳缎对襟坎肩，端详着托盘中干净的白喜帕。滚热的茶水透过薄薄的胎盏灼烫殷郊的指腹，他的手指在茶盏上交替挪动，想缓解疼痛，盏盖轻轻碰到杯壁，发出细微清脆声。

“你这孩子茶好了怎么不说一声呢？”太姒示意秦嬷嬷接过茶盏，“你瞧我这记性，竟忘了你是个哑巴。”

殷郊连忙垂头把手背过身后，指间搓揉着想缓解红肿疼痛。

“你可识字？”太姒端起茶盏不动，自是一幅当家主母的稳重威严，可眉梢却笼有淡淡的细纹，任凭多好的西洋脂膏都难以遮掩。

殷郊摇头，幼时家中曾给他请过启蒙先生，奈何父母去世后殷郊去了慈济院，勉强能果腹罢了，又岂能奢求断文识字。

太姒掸掸膝头不存在的灰尘，阖目说道：“宝华寺的渡厄大师说你命格宜邑儿，既如此你便去佛堂跪着给邑儿祈福，让佛祖保佑邑儿早日康复。”殷郊磕头领命，随丫鬟去了佛堂。

“老爷呢？”太姒睁眼问秦嬷嬷，秦嬷嬷上前低身答道：“二少爷快回来了，一大早老爷就去码头等了。”

太姒扣下茶盏，荡出些许翠碧的茶汤。“这信阳毛尖是少女用嘴采摘，炒成后揣入怀中，通过体温来窖制^①。如今让这不男不女的玩意碰了，味也就杂了。”

姬家佛堂修葺的宏伟庄严，香火缭绕长明灯久燃不息。佛像镀金身高坐莲台面容慈悲。晨曦寒气迫人，殷郊跪在蒲团上努力缩缩脖子想取暖。从昨晚他就没吃饭，此刻又冷又饿，眼前是白花花的光斑，衬得火烛佛像都晕惨惨的一片。

长时间久跪让殷郊膝盖酸疼，他四下瞅瞅无人，便盘腿坐在蒲团上，案桌上供有香果糕点，殷郊吞吞口水，心想偷吃一块佛祖应该也不会介意。他刚想伸手去拿，身后传来匆匆脚步声，殷郊立马端起身体跪好，双手合十嘴里胡乱念叨着。

一群丫鬟仆妇径直路过佛堂，笑声如银铃般。“二少爷，二少爷回来啦——”

(TBC)

注：①源自网络

(作者有屁放：喜欢小哑巴被那啥时发不出声音求饶，只能嗯嗯啊啊摇头哭泣。为了满足自己低俗的品味开了这篇文，人物极度OOC，还极有可能坑，请大家见谅！)

Chapter 2

潇风寒雨，疏竹霖霖，变一庭凄冷。

下了雨的天更是冷了几分，殷郊盘腿坐在蒲团上大口吃着供桌上的糕点。糕点入口香糯，就是有点噎，殷郊轻轻捶了捶胸口才送下去。

身后传来微许磕碰声，殷郊转头，就见映日红荷油纸伞下一双骨节修长分明的手，毛竹伞骨在台阶上轻轻一磕，晶莹的雨滴如同露珠般滑过碧翠的荷叶伞面。

来人身姿修长，穿一身合体的白色西装，晶亮的眼眸如星子般闪着温润的柔光，薄唇微微翘起，正微笑着望向殷郊。殷郊呆愣半晌，才慌乱的擦擦嘴，挪挪身体遮住蒲团上的食物残渣。穿着绸缎布鞋的小脚略显尴尬的蜷曲几下。

“听到哥哥大喜，我便匆匆回国，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天，嫂嫂不会介意吧？”声音宛如抛珠溅玉，清越动听。殷郊这才知道他就是姬府的二少爷姬发，他摇摇头，不敢再看明亮香火下姬发俊秀的脸庞。

佛堂屋檐下雨帘潺潺，落在地上晕开圈圈细碎的涟漪。姬发捻起三柱细香朝角落里一个矮小的祠牌拜了拜，殷郊不识字也不认得祠牌上的名字是哪个，他只是感觉姬发颀长风流的背影似乎都笼罩在单薄的悲伤中。

殷郊低下头，风疏雨寒，让他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嫂嫂要吃吗？”姬发剥开供案上的橘子递给殷郊，莹黄的橘瓣愈发衬得姬发指节纤长，丝丝缕缕果香萦绕殷郊鼻翼。殷郊刚想摇头，此刻佛堂角门外又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

“少奶奶，大少爷命我接您回去。”

姬发眉心一挑，笑着说：“崇应彪，哥哥这几年还好吗？”殷郊循着声音转头，便看见朦胧雨雾中站着一个身穿下人衣衫的精壮汉子，温婉的泼墨纸伞在他头顶略显突兀。

“回二少爷，小的不常到内院去，所以并不清楚大少爷的事。”崇应彪站在雨里，让人看不清表情。

殷郊因长时间跪坐腿膝发麻，猛一起来身体发软堪堪摔倒，幸得姬发在身后扶住了他。姬发掌心温热，如烙铁般灼烫殷郊的肌肤，殷郊猛一哆嗦，连忙低头朝崇应彪走去。

接过崇应彪手里另一把伞，殷郊刚扎身雨幕，就听到姬发的声音穿风越雨而来：“真是奇了，哥哥竟然还有事是你不知道的。”殷郊抬头看了一眼崇应彪，只见他不自然的颤抖一下，粗布麻衣下的结实肌肉上隐隐交错着经年久远的伤痕。

伯邑考卧病不能见风，门帘早早放下。廊下吊着一个金丝圆底鸟笼，下着雨笼内的玄风鹦鹉也蔫头耷脑的。掀开门帘，一股混杂药香的暖风扑面而来，伯邑考披一条缠枝锦纹毛毯，看见只有殷郊一个人回来落寞地低下头，忍不住又咳嗽几声。

“你一个人在府里走动不方便，绣砚和绘墨打小在我身边伺候，你挑一个日后便跟着你。”伯邑考指着今早陪殷郊去敬茶的两个丫鬟对殷郊说。殷郊这才知道那个圆脸娇俏的小丫鬟叫绘墨，便把绘墨要了过来。绣砚撇撇嘴，转身翻了个白眼。

江南的梅雨下起来就没完，入夜刚点上灯，秦嬷嬷就来院里传话，说二少爷回府老爷命去正厅吃团圆饭。伯邑考下不得床，嘱咐了殷郊几句就让他去了。

绘墨在前面挑着琉璃八角灯，殷郊不是习惯人服侍的性子，就自己打伞。幽黄灯柱下树影婆娑，筛着氤氲雨丝。

到了正厅殷郊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公公——姬昌。姬昌面相儒雅，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着，只是隐在黑发下的几丝白发昭示这个曾呼风唤雨的姬府家主已不再年轻。姬昌坐在主位，旁边立着黄檀木手杖，见殷郊来迟了也没生气，只让他赶紧落座。

圆桌上空出伯邑考的位置，殷郊恰好坐在姬发对面。姬发依旧穿那身白西装，对着殷郊浅浅笑着。

菜肴丰盛，尤其是那道油焖春笋，脆甜不腻，殷郊尤爱。奈何离得稍远，殷郊也不好意思几次三番去夹，姬发将油焖春笋与殷郊面前的蟹粉狮子头掉换一下，瓷勺舀起一丸笑道：“这么多年还是一样的味道。”

姬昌含笑回道：“怕你出去久了回来吃不惯，厨子一直没换。”太妣捻起帕子虚虚擦嘴：“老二你既然回国了，就把这洋人的玩意脱了。你哥哥身上不爽利，你还穿一身白，晦气的很。”

姬发立马恭敬颌首：“母亲教训的是，是儿子考虑不周，还望母亲赎罪。”

“啪！”姬昌把玉箸往桌上一扣，吓得殷郊都抖了一下。“发儿刚回国，凡事都有个适应的过程。”姬昌面若寒霜，太妣绞紧手帕强撑笑意，夹了块松鼠鳜鱼放到姬昌碗里。“我不过随口一说，老爷何苦生这么大的气。”

“过几日发儿随我到茶厂去，鄂崇禹挟家眷南上了，得想办法把鄂家的茶商吃上一口。”姬昌吹了吹茶碗的热气，轻描淡写地说道。太妣登时急了：“老爷，茶叶这块一直是邑儿经手，如今……”姬昌没好气的打断太妣：“邑儿现在这个样子，如何能继续经营？”太妣长舒一口气，垂眸不语。

殷郊低下头尽可能降低存在感，他咽下最后一块春笋，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姬发。姬发咬着筷尖眉眼弯弯，但笑意不达眼底。

一场家宴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回到内院伯邑考已经睡下了，案桌上给殷郊留了一盏灯。绣砚端来一碗药汁，说道：“这是夫人专门命郎中熬制的坐胎药，吩咐少奶奶每晚睡前喝下，早日为姬家开枝散叶。”

灯下的青瓷碗冒起袅娜热气，黑苦的汤药似幽深血口将殷郊吞噬。殷郊捏起鼻子一口气灌了进去，随后便倚在窗边发呆。透过圆月棂窗可见庭外满园夜色，一勾残月隐在浓重的乌云中。

伯邑考翻个身喃喃几句梦话，殷郊听不清。窗外廊下的鹦鹉啄啄羽翼，低声叫道“阿应——，阿应——”

第二天难得雨霁天晴，天地间格外清爽。几只鸟儿栖在檐下的燕巢里，宛转而鸣。秦嬷嬷一大早就来了，说夫人命少奶奶去荷花池里剥几粒莲子来，给大少爷熬汤败火。绘墨把辫子盘在头上，挽起袖子说还是我去吧，却被绣砚拦了下来。“有你的活干，你现什么眼？”

殷郊没法，只能自己挎个竹篮前去。院中一池清水，里面亭亭玉立一片荷花。水面清圆，荷叶如盖，袅袅荷香扑鼻而来。池中无桥，只一叶竹筏飘浮岸边。殷郊不识水性，扶住池边卧狮栏杆，颤巍巍伸出一双小脚，试了好几次才勉强稳住身形。

殷郊轻轻拨动池水，竹筏缓缓前行池水沁凉，倒映一片莲叶田田。殷郊愈发得了趣，他脱掉鞋袜，一双玉一般的伶仃细足垂在清澈池水中，几只黄白小鱼跟在殷郊足边曳尾，漾起圈圈涟漪。

水天一色，四处都是菡红叶绿。殷郊捧着一个莲蓬挨个抠出莲子，双脚在水里踢蹬着，溅起无数水花，落在招展的荷叶上迅速滑落，宛若浑圆的珍珠。殷郊玩得肆意，不觉间已到藕花深处，清风拂过吹得他一激灵，这才发现已经离岸边老远。殷郊心扑通直跳，小心翼翼划着竹筏往岸边赶去。

风愈急，心愈慌。殷郊一个重心不稳跌落水中，遮天蔽日的荷花铺满池面，稀疏光影在水下晕碎，殷郊越沉越深，周遭是无尽的黑。空气被掠夺一空，胸膛似炸开般的疼。

就在殷郊意识涣散时，一双手揉碎黑潭，紧接着他就被揽在一个温热宽厚的胸膛中，唇瓣传来柔软的触感，新鲜空气的渡入终于让殷郊有了一丝喘息。被救出水面的殷郊惊魂未定般剧烈喘息，荷影也随之摇动。

“嫂嫂，你没事吧？”身后，是熟悉的清越声音。

(tbc)

Chapter 3

姬发的院子在荷花池拐角，团纹桑木床前立一风荷图四牒屏。殷郊站在屏风后面，一件件脱下湿衣裳。

窗外和风煦暖，阳光洒落在屏风上淌水的的衣裳。殷郊被水泡的发白的指节瘦削如玉，白得近乎能看见细嫩皮肉下青红的脉络。

姬发换了身鸦青色锦缎长袍，坐在椅子上，手指一点点敲击檀木桌。忽听得身后窸窣细响，转头就看见殷郊扯着衣角从屏风后出来。殷郊穿的是姬发出国前的衣服，有点小，露出一截纤细滑腻的手腕脚腕，几缕发丝贴在他苍白的脸上，淋漓地躺着水珠。

“时雨已经去内院取嫂嫂的衣服了，暂时先委屈嫂嫂穿我的。”姬发坦荡端方，殷郊想到水下那个吻，再看姬发无任何异样，暗暗唾弃自己的胡思乱想。他比划着手语向姬发道谢，但转念一想看着姬发应该看不懂，便无奈垂下头去。

姬发看懂了殷郊的意思，笑着问道：“嫂嫂可识字？”见殷郊落寞摇头，姬发铺开一方宣纸，询问道：“嫂嫂若不嫌弃，就让我来教嫂嫂习字，可好？”殷郊眼睛倏尔明亮起来，他如同刚入学的孩提，端端正正坐在桌旁。

羊毫毛笔饱蘸墨汁，殷郊小心翼翼提笔，笔尖坠下一滴浓墨，在白纸上溅成一朵墨花。殷郊有些无措，颇为愧疚地望向姬发。姬发笑了笑，从珫琅瓷盒里拿出一只通体暗金的钢笔递给殷郊：“这是我在国外留学时用的钢笔，送给嫂嫂。”

殷郊照着字帖有模有样写个“一”字，手抖得厉害，简单一个横写的歪歪扭扭，如同流淌的溪水，他握笔有些硬，笔尖渗出的蓝墨水都染在他指腹上。

“嫂嫂，应该这样握笔。”姬发站在殷郊身后，宽大温热的手掌覆在殷郊纤白冰冷的手上，暖烘烘的让殷郊很舒服，鼻翼耳垂都沾了点粉。

姬发低头，就看见殷郊发梢未干的水珠滴落脖颈，慢慢滑到衣袍深处，像初春的雨漫过山樱。姬发一笑，握住殷郊的手又收紧几分。

殷郊学得很快，不到一炷香就会了数十个字，写起来有板有眼。直到门外传来绘墨大嗓门的“少奶奶”，殷郊才回神。姬发把一本识字书与钢笔整理好交到殷郊手中：“近来我也无事，嫂嫂想继续学，随时来找我便是。”

直到跟着绘墨转出姬发的院子，殷郊才转身看了一眼，花影掩映下，殷郊用沾了浅蓝墨水的指腹轻轻摸了摸自己干燥温热的嘴唇。

也不知是否真是殷郊旺伯邑考，伯邑考身体愈发好了，偶尔都能下床走动。太姒喜出望外，连带对殷郊都看顺眼几分，秦嬷嬷也有些日子不来内院了。殷郊乐得清闲，每天拿着钢笔识字本去姬发院里学字。

这天春意大好，天碧如洗，荷池内花叶在清风下垂影摇晃。殷郊刚进姬发院门就见檐下栏杆上铺晒满满的字画，姬发站在窗下，垂首提腕，正在凝神画画。

画中是院外水池，姬发只画了团团荷叶，见殷郊来了便放下笔：“若论这丹青笔墨，我是远不及大哥，只可惜大哥病后便不再画了。那些画哥哥就藏在书房里，有机会嫂嫂去一看便知。”

(二)

太姒见伯邑考愈发好了，命人加重了殷郊坐胎药的剂量。一连喝了这么久，殷郊只觉得自

己腰腹发酸，稍微动一动身下那异于常人处都汨汨流水，一天甚至要换好几次里裤。尤其是在跟姬发学字时，姬发姬发过高的体温煨在殷郊身后，衣料摩擦处好几次都让殷郊软了腰。

这夜趁四下无人，殷郊偷偷起身把白天换下的里裤放在木盆里，悄悄来到假山后的流溪。殷郊脸皮薄，不愿意让绘墨给他洗贴身的衣物。

潺潺流水在月夜下流淌银波，殷郊洗完起身，揉揉酸痛的腰，刚出假山就撞在一个铁壁样的人身上。那人浑身酒气，臭味熏得殷郊几欲作呕。

“哟，这不是少奶奶吗，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干什么？”

殷郊抬头，见对面是秦嬷嬷的儿子张槐，贼眉鼠眼脚步虚浮，正目光淫邪地上下打量他。

殷郊低下头不愿与醉汉多做纠缠，端着木盆就要绕开，却被张槐抬手拦下。张槐望了一眼木盆里的里裤，摸摸下巴说：“这么晚出来洗里裤，莫非是大少爷满足不了少奶奶？”

张槐故意贴近殷郊，在他脖颈处嗅了嗅：“也是，听闻小双都欲求不满，大少爷又是一个病秧子，难怪少奶奶一身骚味。”

殷郊又气又急，抬手去推张槐，却被张槐握住一只手按在自己胸前乱摸，嘴上依旧不干不净。殷郊挣脱不开，慌乱间摸到假山石一块碎石，狠狠砸在张槐头上。

鲜血从张槐头上淌下，疼痛让张槐发了狠，抬手掐住殷郊脖子：“妈的你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还跟我摆上少奶奶的谱了。不如让我禽上一禽，大夫人不是正想抱孙子吗，让你怀着我的种，以后这府里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

殷郊扑腾双腿死命挣扎，奈何他是个哑巴，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正绝望间却听见身后一声冷喝。

“谁在那里！”

张槐受惊，登时松开手，殷郊捂着脖子剧烈咳嗽起来。来人正是崇应彪，今夜他当值巡逻护院，老远听到假山有响动，便过来看看。

被撞破好事的张槐摸了摸还在流血的头，朝殷郊啐了一口。骂骂咧咧走了几步，又转回来不怀好意瞪了一眼正扶着殷郊的崇应彪。“听说戏曲里唱娥皇女英，如今你俩也能排一班戏了。我呸，躺身下让男人插，算什么东西。”

殷郊似懂非懂，只是崇应彪面色阴沉，拳头握得咯吱作响。

南都鄂崇禹携家眷上了金陵，姬昌早早在临风楼摆了宴，还请了春成班开锣唱戏，金陵城有头有脸的门户都来捧场。

临行前姬发给画纸上的莲瓣勾了轮廓，颇为可惜地对殷郊说：“就差上色便完成了。我这里没粉色墨料了，劳烦嫂嫂去大哥书房拿上一方，等我晚上回来咱们再继续画。”

临风楼傍水而建，酒足饭饱后姬昌与鄂崇禹进了雅间谈生意，姬昌特意嘱咐姬发也跟着一起去。太姒则跟一群女眷留在楼里听戏。台上描墨画彩的名伶们咿咿呀呀的唱着，台下挽珠戴翠的贵妇磕着香瓜子，望着坐在第一排的太姒似笑非笑，吴侬软语流转处尽是深宅八卦。

“当初多少朱门贵女踏破姬家的门槛，她都看不上。现在倒好，听说她儿子娶了个哑巴，还是个小双。”

“人家那是宝华寺渡厄大师亲自算的，佳偶天成，你们懂什么？”

雨花茶清烟袅袅，听着身后人故意不掩盖声音的窃窃私语，太姒挺直腰，她抬头望了一眼二楼雅间投出的人影，太姒端起茶盏的手捏的发白。

临近傍晚，殷郊估摸着姬发快回来的时间，去了伯邑考书房。天又转阴了，恐又要下雨，书房里也暗沉沉的。殷郊挑起灯，仔细端量伯邑考的书房。

书柜上鳞栉摆着整齐的书籍，案桌上梨木笔架上挂满笔，砚台因长期不用有些干涸。殷郊没在桌上找到墨方，就在木架上的锦匣里翻找。一个沉檀木匣藏在木架最底层，殷郊望着那个匣子，心里莫名有些发毛。

最终殷郊还是按耐不住，悄悄打开了。匣子里放满满的画纸，因年岁久了有些泛黄。殷郊想起姬发说伯邑考丹青功夫更胜一筹，便一张纸仔细端详起来……

姬发说得没错，伯邑考确实善丹青。

画上之人，一眼望去便能认出来——崇应彪

坐着的，站着的，弯腰打水，练习武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殷郊手指颤抖，一张纸翻看着，越往下，内容越不堪入目。

最后几张，尤盛春宫图。画中崇应彪不着寸缕，姿势各异，羞愤沉溺的表情呼之欲出。而画中与他紧密贴契的，正是殷郊名义上的丈夫，伯邑考。

殷郊头晕目眩几欲作呕，他终于明白那晚张槐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原来，他就是那个女英。

天空黑沉的乌云遮住最后一缕阳光，斜风肆虐，这深院高墙，第一次让殷郊如此陌生。仿佛就是一个囚笼，头顶是灰扑扑的天，想飞，也飞不过去。

殷郊浑浑噩噩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宅门口，门外一声刹车声，太姒提前回来了。她望着站在门口神情迷惘的殷郊，又想起今日那些女眷的话，心头忍不住涌上一股邪火。太姒抬手给了殷郊一巴掌，怒斥道：“疯疯癫癫像什么样子，滚到佛堂门口跪着。”

一声炸雷，惊落无数冷雨。殷郊跪在佛堂门口，任凭雨滴如刀片般割在他身上。殷郊自觉他是个随遇而安的性格，幼时失孤，在慈济堂虽说吃不饱饭，但也平安长大。姬府的人找上门来时，他觉得虽与他的丈夫素昧平生，但也可以相敬如宾了此残生。

可是为什么，要一遍遍作践他的尊严！佛堂内佛祖金身威严宝像慈悲，佛家以殷郊的命格渡伯邑考，却不渡殷郊。

头顶一柄竹伞遮住肆虐的风雨，姬发俯身抱起跪在雨中摇摇欲坠的殷郊。姬发的胸膛很暖，是殷郊唯一能攫取的温度。

佛不渡他，他自渡。在姬发将殷郊放在自己的团纹桑木床上时，殷郊抬头吻住了姬发的唇。

Chapter 4

一声炸雷滚落屋脊，映出屋内姬发深沉的眸色，他托起殷郊的后颈，低声问道：“嫂嫂，你真的想好了？”

回应他的，是殷郊渐次褪落的衣物。

殷郊皮肉皙白如玉，滑腻如瓷，姬发滚烫的指尖混杂冰冷的雨水抚摸殷郊的身体，如同飧食供桌上的祭品。他的吻又热又重，落在殷郊丰盈的胸膛上，烙下青紫的瘀痕。

“嫂嫂，记住今晚这一切千万别后悔，是你主动招惹我的。”姬发眼神一沉，灵舌再次撬开姬发水色的唇，在口中四处翻滚。甜腻的水渍声被堵在纠缠的双唇中，熏人欲醉。

姬发的团纹桑木床挂着红纱，恍惚间殷郊觉得他回到了成亲当日的鸾烛春房。他没喝酒，但嘴中却溢出喜酒的醇香。他醉了，醉倒在姬发怀中。酩酊罗帐，软红尘世，今夜是他和姬发的明烛春宵。

殷郊一头湿漉漉的头发铺在红枕上，细密的汗珠顺着秀气的眉骨滑下。姬发的手指描绘着姬发修长笔直的大腿曲线，最终停在殷郊青涩狭窄的后庭处。姬发温热的指腹在穴口处转圈摩挲几下，好似绘画前的研磨，细致又漫长。羞怯的穴口缩了缩，像是被铺开的宣纸，盛放出靡艳的花汁。

姬发探出手指伸进殷郊紧室的花穴，两根手指直如笔杆，研磨着红嫩软肉，勾勒出穴壁酥美淋漓的轮廓。姬发复又加入二指，挥墨酣畅，时快时慢时深时浅抽插着，直捣得殷郊花穴春水淋淋，汁液飞溅。

手指挑了一点淫水，像酣饮浓墨的细毫笔尖，沾上了殷郊粉嫩圆润的花蒂。被碰到麻点的殷郊抖了抖，薄唇微张，他发不出声音，只能细细喘息。姬发怜惜地浅吻殷郊水气迷蒙的眼角，湿热的吻落在殷郊精致晶莹的锁骨，含住他的喉结轻轻啃噬。

殷郊舔唇一笑，兀自摇晃饱满滑腻的雪臀，主动迎合体内抚弄的指尖。被坐胎药折磨多时的穴腔，终于被填满了。殷郊沉溺于欲望的痴媚神态撩的姬发邪火丛生，他将殷郊柔韧修长的腿架在腰侧，拉住殷郊的手贴在自己的腰窝处。

“嫂嫂，你不会说话，要是你挨不住了就摸我这里，我立马松了精关射给你。”姬发舔了舔殷郊的耳垂，在他耳畔说道，“否则，我就操死你。”

殷郊偏头，轻轻咬了一口姬发的肩膀。姬发眼神一暗，挺腰沉入殷郊的花穴。

“轰——”一声炸雷般的惊雷，照亮殷郊雪白腿心蜿蜒而下的处子血。

姬发咬牙闷哼一声，这般热，这般紧，这般滑。大夫人倒是替他调教出一口好穴。

温热紧致如绵密的网紧紧包裹姬发，他按住殷郊纤细的腰身，大力抽动起来。姬发捣弄的动作一下狠过一下，只拍的殷郊雪股乱颤，荡起翻涌的臀浪。殷郊双手握紧姬发的手臂，掌心汗湿无比。

娇嫩的软肉被粗硕的柱身烫平，疯狂痉挛抽出，蠕动着裹住姬发肉茎暴起的青筋，穴肠濡热，春潮玉液倾泻不止，愈发使得肉柱水光淋漓，借着淫液的润滑进的更深。

脂红艳穴被肉茎撑满了，殷郊平坦光滑的小腹被禽的鼓了起来，姬发性器的形状随着他的贯进彻出而一起一伏，直看得姬发眼热。

庭外狂雨斜飞，屋内却一片融融春情。绵密的酥麻从腰腹升起，撩起濡浪潮般汹涌的快感。殷郊无力张开嘴，发不出声音的喉咙震颤着，只能呵出丝丝热气。他扭腰要躲这灭顶的快感，却被姬发眼神狠厉地死死箍在怀里。

殷郊澄澈的双眼蓄满泪水，宛若笼上了一层潋潋的水雾，鸦黑睫毛上濛濛带露，随着颤动而滑落至白里透粉的腮边。姬发禽的又狠又深，次次都入到最里，上翘紫胀的龟头变换角度在肥美滑腻的穴肉中戳刺，似乎在寻找什么。

倏尔，勃发翕张的马眼抵到一处更柔软温热的嫩肉，殷郊浑身抽搐一下，迷蒙的眼睛闪过一丝惊恐。他推了推姬发铁壁一样的胸膛，又连忙把无力蜷缩的手指抵在姬发腰窝快速抚摸起来。

姬发眼眸深沉如水，他微微一笑，沉腰破开了殷郊藏匿很深的鲍宫。殷郊姣好的唇瓣剧烈抖动起来，胸膛快速起伏，一截丁香软舌探出唇边，呼吸愈发急促起来。如果殷郊会说话，那此刻他的呻吟肯定如融化的糖霜，高昂又诱人。

可惜，殷郊是个哑巴，他叫不出喊不出，只能半是委屈半是沉溺的被姬发禽开鲍宫，承受姬发浓厚灼热的精液。

殷郊雪颈扬起，臀肉翕动，无助地接受姬发精柱的冲刷，两行清泪从眼尾缓缓流下。

射精后的姬发餍足无比，他伏在昏昏欲睡的殷郊身上，半勃的性器依然不肯从殷郊体内撤出。姬发亲吻殷郊的嘴角鼻翼眉梢，笑道：“嫂嫂，你可千万别后悔。”

雷声轰鸣，大雨滂沱如瀑。伯邑考从梦中惊醒，西洋钟指针已指到后半夜。他擦擦额头冷汗，唤来睡眼惺忪的绘墨。“夫人怎么还没回来，你出去找找。”

雕花轩窗突然被风吹开，冷风夹杂雨丝冲进屋内。伯邑考抬头看看黑不见月的夜空，又改口道：“罢了，你多带把伞，去角门把护院崇应彪叫来。”

绘墨穿好蓑衣，撑伞向院外走去。金丝鸟笼被风吹得乱晃，玄风鹦鹉羽毛炸散，蹦蹦跳跳叫着“打！打！打！”

路过荷花池时，绘墨看见姬发的小厮时雨正站在廊下，她隔着雨幕大声道：“时雨，你见过大少爷没？”时雨被吓了一跳，低头搓着手不知如何回答。绘墨笑了，朝时雨挥挥手：“傻小子，这么大的雨不知道躲屋里吗，赶紧回去吧。”

西洋钟滴滴答答的走着，伯邑考倚在床上恹恹欲睡，忽然听得珠帘声动，他撑起精神忙问道：“是阿应吗？”

珠帘后人影朦胧，伯邑考努力看，却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外院家丁不便入内室，还请大少爷见谅。”崇应彪站在门外，朝伯邑考弓腰作揖。

伯邑考长叹一声，说道：“阿应，我知道你的腿伤每逢刮风下雨就痛得厉害，屋内烧得熏笼，你进来烤烤火吧。”崇应彪迟疑几分，半晌才掀帘入内。屋内一时只有噼啪的火焰声和单调的走钟声。

“一到下雨天我就想起那晚，对不起阿应，是我没保护好你。”伯邑考望着窗外风雨肆虐，思绪再次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夜晚。

那夜风雨潇凄，伯邑考忙碌一天刚从工厂回家，就看到绘墨慌慌张张跑过来，“大少爷不好了，崇应彪要被大夫人打死了！”伯邑考如遭雷击，他丢下伞慌不择路，白袍衣摆沾满泥水。

待伯邑考冲进佛堂，只见崇应彪被夹在长凳上，两个家丁举着碗粗的棍棒，狠命砸在崇应

彪的腰背大腿。长凳下鲜血聚成厚厚一滩，流经佛堂外，被雨水冲刷成淡绯的溪流。

“母亲！”伯邑考跪在太姒面前，抓住她的衣角。太姒冷哼一声，挥开伯邑考，侧身站在佛像之下，厉声喝道：“别停，继续打！”

太姒头顶，正是一尊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像，菩萨低眉敛目，烛光照在金身像下，阴影却投在太姒身上。

伯邑考伏在血肉溃烂的崇应彪身上，抓住崇应彪血汗混杂的冰冷双手。太姒面容扭曲，怒斥道：“多少朱门贵女想方设法的嫁给你，你却迷上了一个男人。从小到大你在老爷那就矮姬发一头，现在老爷更是把姬发送出了国。等他回来，这偌大的家私，还有你的份吗？”

“金银与我不过身外物，儿子此生只求与心上人相伴到老。”伯邑考仰头直视太姒。太姒扔掉锦帕，抬手扇了伯邑考两耳光。“没出息，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巴掌声让半昏迷的崇应彪打起几分精神，他面色担忧地望向伯邑考，想抽回被握住的手，却被伯邑考紧紧攥住。这一幕狠狠刺痛太姒，她高声道：“打！给我打死崇应彪！”

棍棒当头落下，伯邑考直起身子替崇应彪挡下，险些被震碎心脉。血雾从伯邑考口中喷出，他艰难爬到太姒脚下，留下一句“儿子身价生命全在阿应一人身上，阿应死了，儿子也活不成”，便晕了过去。

“儿啊——我的儿啊——”佛堂供奉金碗香烛在雷雨中微微震颤，伴随太姒凄厉痛心的惊呼，经久不散。

“都过去了，还请大少爷放下心结，早日康复。”崇应彪的话打断伯邑考的回忆，伯邑考低头咳嗽几声，“阿应，你愿不愿意陪我……”

“大少爷，天快亮了，我也该回去。”崇应彪猛然起身，只留给伯邑考一个远去的背影。

天色微蒙，秦嬷嬷去伺候太姒洗漱，却发现她早已在屋内佛像前晋晨香。秦嬷嬷立在太姒后面小声说道：“夫人，昨晚崇应彪又去了大少爷院内，依我看，还是早日解决了他为好。”秦嬷嬷想起前几天儿子张槐在崇应彪那里吃的瘪，语气都带了狠。

太姒合掌在佛像前拜三拜，眼皮都没回道：“佛祖前面不可妄言。”秦嬷嬷立马跪下来磕头，口中念道“罪过罪过”。

“这些天邑儿愈发好了，我向渡厄大师递了拜帖，三日后去宝华寺还愿。”太姒面色如古井无波，秦嬷嬷抬头看了她一眼，太姒眼角的细纹如蛛网般麻密，荣华不在的容颜是再多的胭脂水粉都难以遮掩。

殷郊从床上醒来时，姬发已穿戴整齐坐在床边，笑意盈盈地望着他。殷郊除了觉得略微酸痛，并无太多不适。见窗外春光融融，便要起身回去。姬发也不拦，只是在殷郊下床路过时偷偷抠了一下他的掌心。

庭外，清风吹拂，映着荷影的池面波光粼粼。时雨手拿一个画轴哼着歌而来，看见殷郊立马把手背在身后。殷郊紧紧衣衿，朝时雨笑了笑。

小院内，姬发小心翼翼展开画轴，画卷因年代久远而有些泛黄，但能看出来被主人珍藏的很好。

“你去拿画轴的时候，父亲有说什么吗？”姬发仔细将画卷挂在墙上，问道。

“老爷倒没说什么，只嘱咐我要好生伺候二少爷。”画轴中的男子身穿长袍手持莲花，笑容温润。“少爷，我觉得画里的二夫人，像一个人，到底像谁呢？”时雨扣扣脑袋，突然拍手

道。“对了，像大少奶奶！”

姬发沉默不语，指尖轻轻摩挲画卷右下角的落款，那里被盖上姬昌的印章，红泥小印下，是四个笔触婉约的四个字——

爱妻莲生。

(tbc)

(作者有屁放：下章宝华寺继续，来点寺庙大殿play，给佛祖一点震撼！)

Chapter 5

(一)

“凉茶——哎，甜丝丝的凉茶——”“烧饼——糖陷肉馅都有——刚出锅的烧饼——”正午太阳毒辣辣的，晒得摆摊的商贩吆喝声都无精打采起来。

临风楼上，雅间支一铜盆，里面的冰块丝丝冒着凉气。台下春成班正锣鼓紧凑的唱戏，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姬发坐在酸梨木椅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

“你出国这么多年，想来这些酸腔陈曲也入不了你的耳。”姜文焕脱下军大氅，一只手搭在支起的腿上，闭着眼随鼓点的节奏有板有眼的瞧着，时不时还偏头吃一口旁边侍女递上的冰镇西瓜。

姬发跟姜文焕多年好友，自是知道姜少帅什么脾气。军阀割据谁也舍不下手里这点权，但养兵就得吃饭，要票子银子，征不上军饷，少帅心里也窝火。

“急什么，我自有大礼送你。”姬发拿起桌上的荔枝剥皮，充沛的汁水顺着他的手指流下，这让姬发想起那销魂一夜，忍不住笑出声。

姜文焕抬起眼皮斜瞅了姬发一眼，“听说那小哑巴抬进你们家了，看样子你是吃到手了？怎么样，小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狎昵的语调突然让姬发没来由有些心烦，仿佛这颗晶莹的荔枝经他人之口咂摸完丰盈的果肉，再把里核啐到地上。姬发霍然起身，把一众丫鬟吓了一跳。

在姬发起身要走时，姜文焕幽幽开口：“姬发，别到时候把自己赔进去，后悔可来不及。”

台下春成班不知何时排上了《霸王别姬》，演到楚霸王乌江自刎这段，姜文焕觉得晦气，副官曹宗见状立马收队送姜少帅回去。

街上的日头晒得人睁不开眼，打开车窗也透不进一丝凉风。司机猛然一踩刹车，险些将昏昏欲睡的姜少帅晃倒。曹副官眼鼻通心，半边身子探出车外喝道：“好狗不挡道！”

“你你……你才是……狗！”一个带有南都口音的声音传来，带点软糯的口吃。姜文焕噗嗤一声笑了，摆手示意曹副官回来。两辆车交汇时，姜文焕隔着翻飞的窗帘看到对面车里面容精致的小少爷的侧脸。

(二)

宝华寺，古松苍柏，青翠夹道。大雄宝殿香雾缭绕，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佛祖金身法相神态各异，端坐莲台之上。

因着太姒要来还愿，寺庙早已清场，大殿内只有身穿素袍的太姒跪在蒲团上诵经拜香。

“阿弥陀佛，大夫人，久违，久违！”渡厄大师白眉长须，头上点着九颗戒疤，朝太姒行拜手行礼，太姒连忙起身还礼。

“大少爷睽违已久，现在可好些了？”

太姒喜道：“承蒙大师日夜牵念，已大好了。”说罢，便让秦嬷嬷奉上红布蒙盖的托盘。“这是今年的香油钱，望大师能多为邑儿诵经祈祷。”

渡厄微微抬眼，捻须不语。太姒见四下无人，凑身上前道：“还有这子嗣一事，求大师指点迷津……”

“阿弥陀佛”渡厄长诵一句佛号，“水到聚成，好事将近呐~”见太姒喜上眉梢，渡厄话锋一转：“只是，要当心小人冲撞啊！”

太姒转动手中佛珠，似想到什么，神色晦暗难明。

宝华寺内，正中一颗大榕树，枝叶茂郁，姬发就在婆娑树影下喝茶。见渡厄从大殿内出来，姬发放下茶盏，笑着道：“大师，请留步。”

渡厄见是姬发，眉头一跳，连忙过来赔笑道：“二公子，好久不见，精神还是这般好。”姬发冷笑一声：“老秃驴，少拿糊弄大夫人那套来糊弄我。”

“我方才去修罗殿转了一圈，方知这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姬发将冒着热气的茶盏递给渡厄，“出家人说谎，可是要下拔舌地狱的啊。”

渡厄尬笑几声，爬满皱纹的脸像块干瘪的橘皮。姬发老远见殷郊踩着欢快的步点过来，立马挂上温润的笑：“大师，少陪。”

殷郊朝姬发晃晃手中的红绳，明亮的眼中满是欢喜。殷郊指了指殿门口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诚心求此红绳可辟邪祛恶，祿福免灾。

“嫂嫂，我向来是不信这个的。”看到殷郊眼中的期盼似冰纹瓷器般片片碎裂，姬发突然感觉心中一痛，他朝殷郊伸出手，在殷郊温媚的笑意中，将红绳系在手腕上。

姬发握住同样系有红绳的殷郊的细白的手腕，凑在殷郊耳边低声说道：“嫂嫂，你知道红绳除了辟邪挡灾，还有什么寓意吗？”

殷郊眨眨眼，突然像明白了什么，双颊飞上一抹薄红。

太姒要在宝华寺斋戒三日，姬发殷郊便早回了。回家路上路过一家照相馆，姬发命人停下车，拉着殷郊的手进去了。照相馆墙上柜台都摆满各色黑白照片，老板戴一副眼镜，看见二人进来老远就出来招呼。

“别怕，国外很流行照相。去换身衣裳，咱俩也照一张。”姬发拍拍殷郊的肩膀，示意他先去换衣服。

姬发依旧穿着卦袍，他正一张张翻开相册，忽的听见身后化妆间门响，转头，就见殷郊站在门口。

修剪合身的白西装衬得殷郊身姿颀长，红色领结像一只展翅翩跹的蝶，停在殷郊小巧的喉结上。阳光明媚灿烂，给逆光中的殷郊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边。

姬发牵起略显局促的殷郊的手，柔声说道：“殷郊，你真好看。”

摄影师钻进黑布中，站在照相机前的殷郊有些紧张，双手有些发抖。姬发紧紧握住殷郊微微汗湿的手，在摄影师“三二一”的倒数中，二人拍下这张定格的黑白照片。

（三）

回到姬府殷郊倒是没再见到姬发，伯邑考的身体倒是愈发好了，都能在绣砚的搀扶下在长廊中走几步。

约莫照片要洗出来了，殷郊特意去了姬发院内。小院阒寂，唯有几只鸟雀在檐下昏昏欲睡。

殷郊推开门，时雨正趴在桌子上睡觉，也不知道梦见什么好吃的，还在砸吧嘴。殷郊笑了

笑，抬眼就看见墙上挂着那副画。现在殷郊已经识得很多字了，自然认识落款处姬昌的印章和“爱妻莲生”四个字。

“唔，大少奶奶？”时雨揉揉眼睛，语气中还带着刚醒的惺忪。殷郊在纸上写字问姬发在哪，时雨打打哈欠说道二少爷在湖中划船呢。

殷郊思忖半晌，又指了指墙上的画。时雨看看画又看看殷郊，嘟囔道：“这么看大少奶奶也跟二夫人长得也不像啊，只是这通身的气派简直如出一辙。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大少奶奶和二夫人一样，都是小……”

话没说完，时雨突然捂住嘴，眼珠子滴溜溜转。殷郊也不恼，这年头小双本就低人一等，只是好奇这二夫人是何许人也，他进府这么久，竟然一次也没听说。

“二夫人是二少爷生母，自小跟老爷定了娃娃亲。我听我爹说，当年西岐闹饥荒，是老爷带着二夫人一路逃难到金陵的。后来不知怎的，老爷娶了大夫人，有婚约的二夫人倒成了妾。”时雨嘴里藏不住话，倒豆子似得全吐出来了。

“那现在二夫人在哪？”殷郊又在纸上写。

“听我爹说，在二少爷很小的时候，二夫人失足掉水里淹死了，就院外那个荷花池。”时雨见四下无人，悄声说道“好像二夫人死时怀有身孕，听说还是一对双胞胎呢。”

殷郊只觉得心像针扎般的疼，他跟时雨道别后立马跑到荷花池边。藕花深处，姬发躺在小船上，脸上还盖着一柄荷叶。殷郊拾起一个石子，打在姬发身上，石子弹跳几下，在水中晕开圈圈涟漪。

姬发笑了笑，把船划到岸边，小心将殷郊扶上船，看到殷郊面带哀戚，姬发刮刮他的鼻头，笑道：“想什么呢？时雨又乱说话了？”

待殷郊回过神来，身上薄衫已经半退，露出半裸的光滑肩头。殷郊想推开姬发，姬发却不怀好意在殷郊腰侧轻捏一下，殷郊顿时软了身子，“在我面前不许想别人。”，姬发说罢随即一个炽热的吻就压了下来，成功的勾起了殷郊无力的呻吟。

不觉间，两人早已是衣衫半退，殷郊白皙的身躯在凌乱的衣衫间半隐半现，格外诱人。幕天席地白日宣淫，成何体统！殷郊羞恼得瞪了姬发一眼，转身就要爬起来，却引得船身晃动起来，吓得殷郊立马扶住船侧，再不敢动弹半分。

姬发从身后扶住殷郊的腰窝，炽热的吻落在殷郊光洁的脊背，烙下落梅般的红痕。一只手握住殷郊饱满的乳球，双指揉搓凸起的嫣红乳粒，另一只手在殷郊大腿内侧轻轻流连着，那是殷郊最敏感之处，成功引得殷郊浑身浮现一层水红，身体随之细细颤抖起来。

姬发的手指划过突立的秀气玉茎，在水滑糜红的花穴口不停转动画圈。殷郊被姬发作乱的手指摸得喘息不已，张嘴也发不出声音，只能溢出丝丝甜腻的鼻音。

殷郊腿间含苞欲绽的嫩红穴口不住翕张，吐出点点清透的蜜液，摇摇欲坠的挂在花唇上。莲蓬沁香，茂密的花影打在殷郊赤裸的身体上，明灭可见。

姬发笑了笑，掏出自己早已勃发昂扬的肉柱，顶着殷郊腿间的嫩白软肉来回磋磨着。清亮的腺液蹭在殷郊腿心，划下几缕淫靡的水痕。殷郊被磨的受不了，压在船边的手指都微微泛白。

粗硬紫胀的龟头从腿心划过花唇，顶在珍珠般粉白的阴蒂，狠狠戳弄着。殷郊哀哀低泣，雪白细腰越塌越深，颤抖着呻吟出几声气音。瑟缩的花腔挤出更多淫水，从微张的穴口流淌坠落，拉出几道细长的银丝。

姬发腰一沉，破开了水淋淋的蜜穴。枝叶充沛的穴肉主动贴上粗硕的柱身，红润的肉穴飞速吞咽抽插的紫红肉柱，痉挛着磋磨坚硬的棱沟，层叠的软肉收缩挤压姬发肉棒上凸起的青筋。

“呼——好紧……”姬发箍住殷郊胡乱扭动的身躯，呼吸愈发粗重起来。两颗蓄满精液的囊袋沉沉拍打殷郊饱满的臀肉，发出嘹亮的淫靡声响。交合处的糜艳淫液在快速的抽打下宛若被捣烂的花汁，糊满殷郊白皙的腿心。

“殷郊，啊……殷郊……”姬发双目赤红，凶悍的肉柱顶开嫩红紧穴，粗硕茎身带起滑腻软肉，随着快速的贯穿而扯出一点艳红嫩蕊。殷郊被顶软了腰，双腿无力的挣揣几下，引得小舟剧烈摇晃起来。

“殷郊，你再这样，这舟翻了可不赖我。”姬发一边急速的律动，一边喘着粗气的说道。殷郊的脸更红了几分。小舟左右摇晃，溅起水花点点，落在碧绿的荷叶上，宛如滚滚珍珠。

姬发直起身靠在船边，揽起殷郊酥软细腰打个转，将殷郊抱在自己身上。骑乘的姿势让肉柱进的更深，直捣肉穴深处，悍然撞到娇嫩紧闭的宫颈上。

因为姿势的变化，殷郊两只小脚都浸到水里，圆润蜷缩的脚尖在平滑的水面上荡来荡去，点起圈圈涟漪。水凉如玉，激的殷郊忍不住瑟缩几下，呜咽着将姬发的肉棒吞到最深处。

姬发双手捏起殷郊饱满的乳粒送进嘴里，滚烫的舌尖不断吸吮舔舐凸起的乳粒。殷郊仰头，红润的嘴唇微张，发出“嗬嗬”的剧烈喘息。双腿无助挣扎，引得船身摇晃，莲叶复苏。脚尖是不是拍打水面，溅起的水珠洒在姬发身上，顺着他冷峻坚毅的下颌线缓缓流下。

“殷郊，叫出来——”姬发眼神深沉，双手托起殷郊两团雪糯腻滑的臀肉用力掰开，粗壮的肉柱在臀肉中间的糜红穴心中疯狂抽插，搅动水声咕叽作响。肉刃飞速贯进彻出，带出穴道内里丰沛的淫液，四散飞溅。

“呀啊——”殷郊双手死死扣住姬发肌肉贲突的大腿，嗓子中挤出一声细微的低吟，整个人身体紧绷，湿热的肉道痉挛抽搐，疯狂想榨出姬发的精液。

姬发眉心紧皱，扣进殷郊脂腻的腰窝，龟头破开娇软的鲍宫，沉甸甸的囊袋抽动数下，喷出数股炙热的白精，直直打在湿柔的宫肉上，射的殷郊浑身哆嗦，瘫软在姬发怀里。

姬发吻着殷郊汗湿的眉角说道：“怎么办啊殷郊，我没有力气划船了。要不，咱们就在这多待会儿？”殷郊睁开水漉漉的双眼，环顾四周，二人仍坐在船里。四周清荷娉婷，天地宽广。虽然知道这里不会有人来，可是在朗朗天地间做这种事，依旧让殷郊羞愤无比。再加上体内的黏腻滚烫，也让他百般不适。

看到殷郊咬着唇，双眸闪烁着潏潏的委屈，姬发一阵心疼，也不再逗他。待二人穿戴整齐后便一手搂住殷郊，另一只手缓缓划着船向岸边靠去。在扶着殷郊虚浮的脚步上岸时，姬发突然握住殷郊的手说道：“以后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殷郊眨眨眼，掀开衣袖露出皓腕间的红绳，朝姬发晃了晃。姬发低头覆住自己的手腕，只觉得紧贴红绳处灼人般的热。

(tbc)

(作者有屁放：下章考哥下线，搞点灵堂play。没有灵堂play的嫂子文学是不完整的！)

Chapter 6

(一)

盛夏时节，空气中蒸腾闷人的暑热，就连树影深处的蝉也不耐的聒噪，“知了知了”叫个不停。

伯邑考自己拄着拐，推开尘封已久的书房。菱花木门“吱呀”一声，惊扰满室翩飞的尘埃。绣砚替伯邑考铺纸研墨，便退回走廊，立在芭蕉影下看池内斑斓锦鲤打圈曳尾。

饱蘸笔墨的羊毫细笔悬在纸上，落一滴墨，溅成细纹四散的圆。伯邑考长叹一声，毫尖随腕动，不多时一个身形精壮的轮廓跃然纸上，虽没画人脸，却也能认出画中人是谁。

“哥哥好雅兴。”姬发掀开竹帘，似笑非笑地望向伯邑考。

拿起墨痕未涸的画纸，姬发故作端详良久才幽幽开口：“休言半纸无多重，万斛离愁尽耐担。可惜啊，哥哥已经明媒正娶迎了殷郊进门，这崇应彪只能做妾了。”

伯邑考轻咳几声，将笔尖放入竹根雕刻的笔洗中，墨迹在清水中蜿蜒四散，漾起圈圈细纹。

“你的生母也是父亲的妾室，你何苦拿这个来折辱阿应。”

“我娘生了我，到死也只是个姨娘，崇应彪一个男人，想来是无法为哥哥开枝散叶，怕不是连姨娘也做不成，只能当通房丫鬟了。”姬发直直盯着伯邑考，声音中带着一丝嗤笑。

伯邑考握住藤椅扶手，掌背用力到浮起青白的血管。姬发语调低沉，宛如淬毒的寒刃：“崇应彪是姬府的家生奴才，我只需跟父亲说他偷了我屋里的东西，或打或杀，无二人敢置喙。”

“咳咳咳……”伯邑考胸膛剧烈起伏，咳出斑斑鲜血，溅洒在竹根笔洗中，与墨痕交织融合。姬发放下一个珐琅瓷小罐，说了句“哥哥好自为之”便转身离开了。

听到屋内动静，绣砚连忙起身，恰与出来的姬发照面。姬发把手中画纸递给绣砚，笑着说：“绘墨去伺候大少奶奶了，等哥哥把崇应彪抬进门，就得你去伺候了。”

绣砚展开画纸，待看清画中人，整个人都在花影重叠处细细发抖。

夏凉竹幔筛下一层斑驳的日影，跪在青石板上的绣砚抬头，也只能看到太姒投在纱帘上模糊的倒影。

“你素来稳重，我是看在眼里的。”太姒把画纸伸向佛前贡烛，焦糊味与熏香味便勾缠在绣砚鼻翼。“等大少爷好了，就收你做偏房，倘若来年再生个一儿半女，即可开脸升做姨娘，可好？”

绣砚双眼明亮，膝行几步，重重磕下头去，“谢大夫人厚爱！”

秦嬷嬷掀开帘子，递给绣砚一个彩漆食盒。太姒的声音透过竹帘，平缓又淡漠。“拿去给崇应彪，就说是大少爷赏他的。”

(二)

日光暑盛，殷郊躺在树影下的藤椅上午憩，绘墨索性去找时雨玩。时雨嘴馋最喜欢吃绘墨熬的冰镇雪梨羹，中午绘墨特意多熬了些。

廊下紫藤垂花繁茂，绘墨倚在栏杆上，大老远就看见绣砚端着食盒从太姒院里出来。绘墨

推了推时雨，又指了指步履匆匆的绣砚。“她那盒子里，必是大夫人赏的吃食，你就不馋？”

时雨嘴里还含着一块雪梨，说起话来也嘟嘟囔囔：“我有绘墨姐姐的雪梨羹就够了，才不馋她的。”绘墨无奈撇嘴，推了一把时雨，“你忘了二少爷嘱咐你什么了？”

时雨呆愣半晌一拍脑门：“对对对，二少爷说无论绣砚从大夫人那拿出来什么，都要拦住她。”说罢放下瓷碗大声叫住绣砚。绣砚见是时雨也不搭理，只顾闷头走路。

“好姐姐，拿着什么？也分我一块。”时雨也不管绣砚理不理他，死皮赖脸的跟着绣砚。绣砚被时雨几次三番纠缠，心里窝火，抬手狠命推了时雨一把。

“这是大夫人给崇应彪的，你也配吃？”

时雨被推倒在地，颇有些委屈，眼泪打转要落不落时，听到身后传来伯邑考的声音——“这东西是要给谁？”

内院，金丝鸟笼里的玄风鹦鹉扑棱几下翅膀，高声喊道“阿应——阿应来啦——”崇应彪略显尴尬的握握拳头，矮身进了里屋。

屋里伯邑考正躺在床上，床侧小几上放了一碟白糯的桂花糕，桂花如碎金点缀其上。看到崇应彪进来，伯邑考开心的笑了，只是崇应彪不敢抬头，没看到伯邑考眼底的勉强。

“还记得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也是因为这碟桂花糕。”伯邑考的话让崇应彪陷入回忆，他父亲是姬府护院，在他幼时陪姬昌下南洋不慎坠海而亡，母亲听闻噩耗一病不起，不出月余便撒手人寰。府里的奴才惯会捧高踩低，幼年失孤的他经常吃不饱。

有一日他实在是太饿了，偷偷去厨房偷了块桂花糕，结果被管事嬷嬷抓住，提起根烧火棍就打，他边跑边跳，不慎撞进一个墨香疏淡的怀抱。

“谁家的孩子，怪可怜的。”

崇应彪抬头，眼前的伯邑考一如初见时分，光风霁月。这十几年来，崇应彪拨雪寻春，终是无法逾越他们二人的鸿沟。芥萤之光，难比皓月。

“阿应，那夜我话未说完，我再问你一遍，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离开，我不再是姬府的大少爷，你只做我的阿应，我们一起逃离这四方囚笼，好不好？”伯邑考握住崇应彪的手，明亮的双眼蕴满恳切。

崇应彪慢慢抽出手，伯邑考眼中的光也一点点黯淡下去，他苦笑一声，说道：“阿应，你喂我吃一块桂花糕吧。”

吃完桂花糕的伯邑考伸手抚上崇应彪的脸，指尖描摹崇应彪的眉眼，似要镌刻于心。崇应彪想躲，却听见伯邑考声音暗然，他说“阿应，别躲，你可怜可怜我。”

良久的沉默萦绕屋内，只有西洋钟单调的走表声。

倏尔，一滴滚烫的黑血落在崇应彪手背，崇应彪错愕抬头，面前的伯邑考脸色苍白，压抑不住的黑血从他俊毅的嘴角蜿蜒而下，舒朗双眸水光迷蒙，全是爱意与不舍。

崇应彪颤抖地伸出手去擦伯邑考嘴角的血，可是血越擦越多。血色绯濛中，伯邑考的声音幽幽传来——

“阿应，你可怜可怜我……”伯邑考的手缓缓探出，在即将触及崇应彪时，西洋钟正点报时声响起。最后一声钟响结束时，伯邑考的手臂骤然垂下，宛如一根了无生机的藤。崇应彪

抬手，只接住了虚无的风。

一切仿佛被定格成了慢镜头，绣砚的尖叫划破这座死水般的宅院，不断有人在院子中进进出出。绘墨推了推赶来的殷郊，说道“大少奶奶，你哭啊，你哭出来。”

哭？哭什么？崇应彪只觉得吵闹，他被人挤到门外，怔忡间只看到床边一截苍白的指尖。哦，伯邑考死了，他应该哭的。

崇应彪抬手，干涸的眼底没有一丝眼泪。掌心仍残存伯邑考的血，正在一点点冷去。崇应彪将鲜血抹在脸上，血痕宛若泪痕，残存的温度似要烫穿他的心。

原来这就是心痛的感觉，崇应彪想，真疼啊……

（三）

姬府大少爷骤然离世，太姒悲痛过度病倒在床，姬昌也只是露了几面，一切丧仪都是姬发一手操持。

法事一连做了七天，宝华寺渡厄大师亲自下山诵经超度。到了第七日晚，宾客尽散，只有殷郊在灵堂守夜。

灵堂四周垂着素白纱幔，金楠木棺椁停在正中，白色丧烛跳着跃动的火焰。殷郊一身纯白丧服，跪在灵前往火盆里投冥钱纸锭。

姬发步入灵堂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柔和的灯光下，纯白孝衣罩住殷郊全身，只露出半张脸，眼睛因哭过而有些泛红，似软雨媚海棠，娇艳而不自知。

“起来吧，跪了这些天，膝盖怎么受得了。”姬发从背后揽住殷郊，倒把失神的殷郊吓了一跳。跪的时间有些久，殷郊膝盖酸麻，起身时差点磕到棺材角上，幸得姬发牢牢扶住。

“殷郊，你这样倒让我想起初遇时候了，那个时候你就是这样险些摔倒。”姬发环住殷郊，在他耳畔轻声说道，炽热的鼻息让殷郊有些不耐，下意识扭扭身体。

从姬发角度看去，只见松垮的丧服下殷郊一截伶仃玉颈，在烛火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姬发眼神一暗，手掌沿着殷郊的腰滑入衣里。“兜兜转转，殷郊，你合该是我的。”

湿热的吻隔着丧服落下，早已食髓知味的殷郊软了腰，他强撑着扒开姬发的手，示意他别在这里，反而被姬发握住手腕。

“大哥已经死了，明天发完丧，大夫人定会打发你去乡下园子。你且在那委屈几日，等我忙完就带你走，我三媒六聘娶你，咱们也做一对夫妻。”姬发的话坚定无比，殷郊眼一闭，滑下一滴泪来，任凭姬发予取予求。

殷郊塌腰跪在蒲团上，裤子被姬发轻松褪去，只余身上丧服堪堪覆住上身。姬发的手抚摸殷郊细腻柔韧的肌肤，所经之处使得殷郊又酥又麻，身体忍不住细细发抖。姬发粗糙的指腹捏住娇嫩的乳粒轻轻一拧，另一只手向下包裹住殷郊的玉茎缓缓揉搓起来。

殷郊轻咬嘴唇，鼻腔溢出一丝甜腻的闷哼。姬发微微一笑，挑逗殷郊乳粒的手划过紧实的腰侧肥美的臀肉，潜入后方去摸索那又深又紧的嫩穴。

穴心的花唇紧闭，在姬发打转揉搓几下后，腻红的肉缝便淌出一团清透水液，将整个阴户染得又湿又亮。姬发加大捻捏的力度，探出一指深入微张的穴孔，在紧热的穴肉里浅浅抽送起来。

殷郊被摸的浑身酥软，双颊生晕，腰越陷越低，几乎化成一滩春水。姬发单手托住殷郊的腰，复又加入一指，两根手指交叠揉搓着嫩滑的软肉。在感受到内里糜艳的红肉越绞越紧

时，姬发抽出被泡的有些发皱的手指，拦腰将殷郊转了个身，自己跪在了蒲团上。

“夜深了，小心着凉，你好好揽住我的脖子，别掉下去。”姬发紧紧搂住殷郊的腰，另一只手握着自己早已胀疼的阴茎，顶在殷郊被手指揉开的绽花一般的穴口上，硕硬紫胀的龟头上上下下来货磨蹭，好几次都陷入翕张的穴口，又被姬发恶劣的抽出。

殷郊只觉得像被架在半空，内里软肉痉挛着空虚，湿红的穴口早被蹭的水淋淋的，像沾了春雨的海棠，瓣瓣重叠绽放。阴蒂充血如珠，突立在吐露丰盈情液的穴缝上。两片阴唇肥嘟嘟的，恋恋不舍的含住作乱的龟头。

姬发只不过浅浅顶进去一点，便被娇嫩软肉吞纳进去，谄媚似的蠕动起来。姬发暗暗咬牙，强忍射精的欲望，将殷郊的双腿固定在腰侧，一点点鞭挞入里。湿热穴肉软软含住深入的阳物，裹得不留缝隙，分外贴合。

“殷郊，你里面好软，好舒服……”姬发含住殷郊柔软的嘴唇，整根楔入殷郊销魂蚀骨的嫩穴里，浑身每一次都舒服又熨帖。待殷郊完全适应，姬发便略微抽出肿胀的阴茎，一边爱怜的吻着殷郊的眉心唇角，一边托起殷郊雪臀大力抽送起来。

殷郊半个身体悬空，只能紧紧搂住姬发的脖子，笔直修长的双腿高高翘起，腿心因姬发的快速耸动而细细发抖。姬发结实坚硬的腹肌撞起殷郊臀波浪浪，两瓣玫红软肉也几乎被捣成一团湿红花泥，“噗嗤噗嗤”的吐露充沛的汁水。

姬发隔着丧服握住殷郊丰满的双乳，丧服质地粗糙，在姬发的揉捏下磋磨着娇嫩的乳肉，丝丝酥麻感从胸口逸散。殷郊修长白皙的脖颈因快慰感扬起，原本盖在头上的白布滑落，露出殷郊被汗湿的头发和潮红的脸颊。

殷郊的肉穴早已在姬发的多次爱抚下变得湿软嫩滑，细密褶皱被磨出丰沛的暖色淫水，将姬发粗硕的柱身浸泡其中。穴腔震颤春潮涌生，姬发被这一汪美穴吸得浑身发麻，忍不住加大抽送力度，不出数十下便破开了紧嫩的子宫。

宫交的快感使得殷郊双腿紧绷，圆润的脚趾蜷缩着，被撞得发红的腿心唇肉卖力的吞吐在穴道中疯狂捣弄的粗硕肉柱。粘稠的淫液顺着二人交合处流下，洇湿了蒲团。

坚硬的龟头强有力的顶弄细窄的宫腔，棱沟都嵌入嫩软红肉细细研磨着。殷郊被禽的浑身软麻，前段玉茎越翘越高，射出一道白精，尽数喷在姬发腹部。与此同时，宫口微微下坠，一股湿热淫水喷涌而出，全部浇在姬发饱胀的龟头上。

殷郊被生生禽潮吹了，两处的高潮使得他双腿剧烈颤抖，红润的双唇微张，发出浅浅的“嗯呀”声。姬发死死将殷郊箍在怀里，粗喘着将浓稠精水射进殷郊的子宫里。被内射的殷郊双目迷蒙，双手无力垂在地上，汗湿的指尖微微抽搐。

灵堂上摆放着伯邑考的黑白遗像，姬发把殷郊的头按在自己肩上，细细舔去他腮边晶莹的汗珠，抬头朝遗像邪肆一笑……

(tbc)

(作者有屁放：下章揣崽，可能纯走剧情也可能来点孕期play。放心吧姬发的报应正在路上！)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